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雪的练习生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7211526

10位ISBN编号：7547211526

出版时间：2012-9

出版社：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

作者：【日】多和田叶子

页数：240

译者：田肖霞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前言

作家披上熊皮 田肖霞 说到作家笔下的熊，不免想到约翰·欧文的《新罕布什尔旅馆》。故事中有真熊，也有人扮成的熊。熊在其中宛如一种象征，代表着不用言辞的直接交流。熊饿了就吃，怒了就打。当熊的世界（不论真熊或假熊）和人的世界交错，两个世界从此染上了几分怪异的色彩。欧文似乎偏爱熊，他成名的《盖普眼中的世界》嵌套了一则精彩的短篇，同样有熊出场，另一部长篇干脆叫做《放熊归山》（Setting free the bears）。熊，这样一种多出现在欧美童话中的巨大生灵，看来很适合爱讲荒诞故事的男性作家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又有一位日本女作家把熊引入她的笔端。作为译者，接触多和田叶子的作品之前，我没有读过她的书。虽然不时浏览日本书评网站，也通过各种渠道从日本买书，涉猎仍有局限。承蒙同是日文译者的吴菲牵头，才有了翻译《雪的练习生》一事。对我来说，是一场奇妙的邂逅。多和田叶子“很文学”。这样说，似乎对时下流行的各位日本作家有些不敬，但新一代作家们的日语，即便在我这个外邦人眼里，也不复老一辈的古雅。从网上不难得知，多和田叶子是双语作家，大学时代研读法语，如今则用德语和日语写作，她不仅写小说，也写诗。我心下恍然，诗人写小说，句子感觉自是不同，何况是游走在双语之间的诗人呢。闲话到此，还是说回《雪》这本书。篇幅不长，11万字凝缩了一家三代北极熊的经历，分别是熊外婆、母熊托斯卡和儿子克努特，叙事声部都是第一人称，除了第二部的“我”是托斯卡的女驯兽师厄休拉，前后两部都以熊的角度书写。第一部“外婆的退化论”，“我”，也就是后来成为外婆的北极熊，此时还没有生下托斯卡，生活在解体前的苏联，每天出席各种冗长的会议。这段颇有童话色彩的故事中，北极熊作为北极的少数民族，俨然享有和人相同的地位。但自从女主角熊开始写自传，原本稳固的生活便有些摇摇欲坠。她不无讽刺的口吻折射出当时的苏联社会的种种僵化，后来她因为自传带来的压力逃亡到西德，却发现那儿也不是想象中的天堂，之后再度流亡，去了加拿大。第二部“死亡之吻”发生在东德。女驯兽师厄休拉在40多岁遇到名叫托斯卡的北极熊，那是她一生的顶点。厄休拉在梦中答应替托斯卡写一份自传，作为练笔，她先从自身写起。我们由此窥见一个热爱动物的女孩如何历经战争和各种失败，情感上的事业上的，最终她成了驯兽师，在财政捉襟见肘的国营马戏团，试图和托斯卡一同演绎让观众忘却呼吸的舞台。马戏团游离在社会之外，仍不免折射出大众生活的变迁。厄休拉的回忆呈现的不仅是她自身，也是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德缩影。如果说前两部背负了家国的历史的重负，第三部显得轻快许多。克努特实有其熊，它曾是柏林动物园的明星，不幸在4岁亡故。对照纪录片电影《克努特》，不难看出作者借鉴了这部影片，考虑到她居住在德国，很可能多次实地见过克努特。多和田叶子是一位严肃而有野心的写作者。故事发展到第三代北极熊，她再度让自己钻进熊的皮囊，清晰地勾勒出小熊从心智未开到逐步成长的整个过程。读来不仅有趣，而且伤感。克努特没见过妈妈和外婆，它的世界只是动物园的小小天地。和长辈们相似的是，它也有“作秀”的职责，每天到动物园看克努特的人们，同时也被他看，被他观察。读者得以借着多和田叶子强韧的想象力和精确的笔，站到了动物园隔栅的那一头。这绝对是一种奇特的体验——变成一只熊。文字的妙处就在于消解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疆界，让思维驰骋在未知之地。多和田叶子的文字观念是世界的，骨子里仍有日本作家的沉郁。初读这本书和后来逐字翻译的过程中，常有种难言的哀伤弥漫心头。也许是因为熊。欧文笔下的熊，多和田笔下的熊，虽然相互间并无可比性，最终都是厚重得化不开的悲哀叙事。人间有那么多比小说还荒诞的真相，以至于作家们只好披上熊皮，用隐喻和传奇讲述他们的感悟。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内容概要

叙述者自由地转化于动物与人之间，讲述了北极熊祖孙三代的故事。“我”由马戏团的演出熊变身为作家，讲述自己的经历。女儿是女杂技师，出演传说中的“死亡之吻”。而孙辈则是被饲养在柏林动物园的世界偶像熊。全篇小说分为三部分，即《外婆的退化论》《死亡之吻》以及《想北极的日子》。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作者简介

多和田叶子，1960年生于东京。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。1982年赴德国汉堡，继修读汉堡大学研究生课程之后，修读完苏黎世大学的博士课程。1991年，以《失去脚踝》获得群像新人奖。1993年，以《倒插门狗女婿》获得芥川奖。2000年，以《雏菊茶的时候》获得泉镜花奖。2002年，以《球形时间》获得日本Bunkamura双偶文学奖（与法国奖项同名，但不是同一个），并以《嫌疑犯的夜行列车》获得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和伊藤整文学奖。此外还有《掉进海里的名字》、《修女与丘比特之弓》等作品。她还以日语和德语双语发表作品，因其在德语界的写作，在1996年获得沙米索文学奖。2005年获歌德勋章。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书籍目录

- 序言 / 1
- 外婆的退化论 / 1
- 死亡之吻 / 67
- 想北极的日子 / 150

外婆的退化论 有人挠我的耳朵背后和胳肢窝，我痒得受不了，蜷起身子，在地上打滚，可能还哈哈地笑了。我屁股向天，藏起肚子，弯成一弯新月。当时我年纪尚小，所以即便四肢着地，毫无防备地撅着屁股，也意识不到会有遭遇袭击的危险。不仅不感到危险，我还觉得自己的肛门把整个宇宙陆续吸了进去，从肠子里感觉到了宇宙。你可能会笑我，“一个长毛的婴儿”竟然拿宇宙说事。事实上，我不过就是个“长毛的婴儿”。因为长了毛，即便全裸，身上也不是光溜溜的，而是毛茸茸的。我的握力也就是力量很发达，但我不擅走路，说是走，更像是踉跄着偶然往前蹭那么几步。我的视野罩着一层蒙蒙的雾气，耳中是空空的回响，就像在洞穴里听到的声音，活下去的渴望集中在指尖和舌尖。

对母乳的记忆还留在舌头上，所以我只要含住他的食指吮吸，就感觉踏实。他的手指长着鞋刷一样的硬毛。他在我的口腔里拨动手指和我玩。要是我玩厌了站起来，他使用整只手掌按住我的胸口，和我摔跤。我玩累了，双手往地上一擦，下巴搁在手腕上，等着开饭。有时我想起他只让我舔过一回的蜂蜜的滋味，用舌头舔舔嘴巴。有一天，他把一个奇怪的东西绑在我的后腿上。我使劲蹬腿，想把那玩意儿甩掉，但那东西被绑得紧紧的，弄不下来。接着我的手感到一阵刺痛。我飞快地抬起右手，然后马上抬起左手，身子往前一摔，我不由得重新用双手支地。手一着地就疼，我狠狠一推地面，借着反弹向后蹦，刚站起来几秒钟，又向前歪倒，左手杵在地上。触及地表的左手火烧火燎地疼。我慌忙把自己撑起来。这样的情形重复了好几次，不觉间，我已经稳稳地用双腿站住了。

写文章是一种感觉诡异的行为，每当我这么定睛瞅着自己写下的文章，脑袋里就会一阵扰攘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我走进了自己写下的故事，已经不在“此时此刻”。我抬起眼，呆呆地眺望窗外，终于重返“此时此刻”。不过，“此时此刻”究竟是哪里呢？夜深了，从宾馆窗户往外看，宾馆前方的广场像一个舞台。路灯的亮光在地面照出舞台脚光般的圆形。有只猫斜刺里横穿过那道圆光。没有观众。四下一片寂静。

那天有个会议，会后，所有与会人员被招待了一顿大餐。我回到宾馆房间，先咕嘟咕嘟地喝了一通水。牙缝里留有油浸鲑鱼的味道。我照了镜子，发现嘴巴周围有圈红色污渍。可能是红甘蓝。我不喜欢吃根类蔬菜，不过遇上漂浮着一圈圈油花的深红色罗宋汤，我就会被肥美的肉味儿吸引着有滋有味地喝下去。我往宾馆的床上一坐，压扁了床垫，底下的弹簧吱吱作响。今天的会议并没有特别之处，但以前从未回顾的幼时记忆忽然在今天涌上心头，或许是因为这次的议题：《自行车在我国经济方面的意义》。大家在会上都没怎么发言，因为，让艺术家们与会讨论国政的做法可能是个陷阱，只有我一如往常，敏捷优雅地举起放在胸前的右手。我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动作舒展而不拖泥带水。与会人员的视线一齐集中在我身上。我习惯受人注目。

我的上身贴着一层软膘，外覆最高级的雪白毛皮。我的块头格外巨大，只稍微挺胸举手，便有妩媚的香气像光的微粒般散开，香气覆盖了四周，让我周围的生物乃至桌子墙壁都在一瞬间暗淡下来，消退成背景。我的毛皮呈现闪闪发亮的白色，说是白色，却并非普通的白，而是能让阳光穿过的通透的白。太阳的热量穿过这片白色抵达皮肤，被我小心地储存在皮肤底下。这是我那些在北极圈幸存下来的祖先赢来的白色。

发言最重要的是让议长点到自己的名字，为此有必要抢先举手。很少有人能在会议中比我快地举起手。曾有人讽刺地说：“你真爱发言。”我回答：“发言是民主主义的根本。”但我在今天不禁意识到，自己条件反射地举手并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志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的胸腔不断作痛。我努力赶走那阵痛楚，恢复了镇定。

如果把议长微弱的一声“请”作为第一拍，第二拍则是我清晰吐出的“我”，大家在第三拍屏住呼吸，我在第四拍有力地接下去说：“有个看法。”只要像这样，表面不着力，暗自坚定地往下讲，就能顺利打出好球。虽然并不是在人前跳舞，我却有种跳舞的感觉。我在椅子上晃着腰，弄得椅子吱吱作响。人们看呆了，心神激荡，忘却自我，也忘了自己的任务和身份。男人们尤其严重，他们耷拉着嘴唇，仿佛牙齿化作冰淇淋，舌尖则开始融化成口水，就要从湿润的嘴唇滴落。

“自行车是人类过去的发明中最优秀的工具。自行车是马戏之花，是环保政治的英雄。我想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全世界各大城市的中心将不再有汽车的存在，而是到处充斥着自行车。不仅如此，只要把自行车连上发电机，大家不只可以在家锻炼身体，还能在自己家发电。如果人们骑自行车去朋友家，就不再需要手机和电子邮件。就是说，自行车以外的机器全都沒用了。”有几张面孔阴沉下来，他们的担忧肯定是因为必须卖机器赚钱。

我不断加强语气说道：“洗衣机也没用了，因为可以骑车去河边洗衣服。暖气和微波炉也没用了，因为可以骑车去山里砍柴烧。”这时有张面孔粲然一笑，但多数人愈发脸色惨淡。管他呢，管他呢。这种时候我不用焦躁，只要摆出悠然的姿态，装作没看见大家的反应，继续往下讲，让心里浮现成百上千名观众喜盈盈的面庞，我的声音让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他们听得出神。这儿是马戏团。天下的会议都是马戏。议长仿佛受不了让我独舞，干咳一声，接着看向坐得离他最近的小胡子政府官员。说起来，他俩刚才一道进的会议室，大概是熟人吧。这又不是葬礼，官员却穿件黑西装。此人瘦得像一枚钉子，他也不举手，径自开口说道：“崇拜自行车，否定汽车，是出现在荷兰等西方国家局部地区的颓废派和感伤主义。我们应该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机械文明，增加衔接住家和上班地点的交通手段。如今有些人产生了误解，觉得只要有了自行车，就能随心所欲地去想去的地方，这是种危险的倾向。”我举起手试图反驳，议长宣布：“现在午休。”我一下子跑到屋外，没和任何人聊天。其实我没必要跑出来，但我只要听到休息铃响，就会像个小学生似的往外跑。

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常常像这样跑到外面，独占院子的角落自个儿玩耍。就好像那地方有什么特殊意义似的。那是片潮乎乎的背阴地，无花果树下经常丢着垃圾，所以没有孩子靠近。偶尔有孩子从背后逗我，我就把他整个人举起来往前一扔，吓对方一跳。我的个头和力气都大。孩子们在背地里喊我“尖鼻子”或是“雪娃”。有个孩子把这事告诉了我。我不知道他和我说这些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。我并不想知道别人怎么看我。不过，我在知道这些外号之后才意识到，只有我的鼻子形状和毛色与别人不一样。

我看到开会的房子旁边有片摆着雪白长椅的游乐园模样的空地，朝那边跑去。长椅对面有条小河，柳树的树梢仿佛百无聊赖地轻触着河面。我定睛望去，发现枝头绽出了许多嫩绿的芽。脚下的土地从内部开始变得松软，番红花斜斜探出黄色的脑袋嬉戏着，像一群比萨斜塔。我的耳朵眼开始发痒，但我不能挠。以前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我牢牢地遵守着这条规矩，所以现在也不愿挠耳朵。

耳朵痒不一定是耳垢。原因可能是花粉，也可能是鸟儿们不断啄起散落在高音区的十六分音符造成的颤音。桃红色的春天一下子到来了。春天到底用了什么诡计呢？它带着这么多的鸟和花，以迅猛的速度来到基辅。莫不是在好几周前偷偷准备的？还是只有我一直拖着自己身体里的冬天，没注意到春天的来临？我不擅长谈论天气，所以很少和别人闲扯。对了，布拉格的春天也突然来了。我感觉心脏怦怦直跳。说不定我身上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？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一个。

冻结的地面隆起，鼻子里面痒丝丝的，鼻涕滴溜下来，眼睛周围的黏膜泛肿，渗出泪水。这就是春天。春天是伤感的。有人说，每到春天人就会重返青春，但重返青春让我想起一大堆孩提时代的往事，回忆变成重负，我反而因此显出老迈。我在会上飞快地举手显示本领，自我感觉不错，这种时候就挺好。也许我不该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飞快地举手。我并不想知道。虽然想知道，可是洒出的牛奶回不到杯子里。牛奶直扑鼻孔的香甜气味渗入桌布，我想在春天哭泣。幼时的记忆像蜂蜜，有种扑鼻的甜。但如果把那份甜加以浓缩，就会变得苦涩。我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。母亲究竟去哪里了呢？一直是伊万给我吃的。

当时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身体的那个部位。那地方疼得像火烧似的。我一惊，收起那个部位，疼痛随即消失。但我没法一直保持平衡，又往前倒。刚碰到地板，疼痛又出现了。

当伊万的腿撞到柱子，或是被蜜蜂蜇到，他会喊：“好痛！”这种情况我见过好几次，所以勉强能理解“痛”的感觉。可我以为，疼痛的不是我本身，而是“地板痛”。因为只有地板的变化才会让疼痛消失。地板痛，于是我用双手在地上一撑，立起上半身，但身体又回到原来的四肢着地。接着，我更加用力地一撑，挺起胸膛站住，脊背弯得像一张弓。这是为了不让前脚重新落在地上。我的身体弯得太厉害，踉跄着倒向斜后方。就在不断重复这一系列动作的过程中，我能够用双腿站稳一段时间了。

会议结束，聚餐也散了，我回到宾馆房间，写下自己回想起来的事，直到刚才的一段。也许是因为不习惯写东西，倦意落在头顶，我写着写着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我有种一下子上了年纪的感觉。人生的后半程就此开始。如果用长跑打比方，自己现在恰好到了折返点。接下来要往出发点跑去。等我回到苦难的发源地，苦难应该会终结。

那时，伊万经常为我做吃的。他打开罐头沙丁鱼，用擂钵捣碎，混在牛奶里。我在房间的角落大便，他也不碎碎念，而是拿了小扫帚和簸箕过来帮我清理掉。伊万爱干净，他每天一次用软管往地板上喷水，用大刷子擦洗。有时他还把软管对着我，往我身上浇水。我最喜欢他用冷水浇我。

伊万闲下来就坐在地板上，拨动吉他唱歌。含着伤感的调子有时会遽然一转，变成让人想翩翩起舞的节奏，然后又回到最深的悲哀。我专心地听着，油然生出想去遥远国度的念头。那个我从未去过的国家扯着我的心，几乎将它撕碎。当伊万和我视线相接，他会忽然走过来紧紧地抱住我，有时还蹭我的脸。还有些时候，他会挠我的痒痒，倒下来趴在我身上。

回到莫斯科，我在从宾馆偷拿的便笺上继续往下写，可是写到这里就怎么也写不下去了。我反复地写同一段，就像在反复涂改同一段时间。这让我心烦意乱。回忆涌来又退却，就像波浪涌来又退下。下一道涌来的波浪和前一道浪几乎一样，但如果仔细看去，两者有细微的差异。我不知道哪一道波浪是真实的，只能一次次写下同样的事。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“那件事”的究竟。我一次都没到过笼子外面，所以没法从其他角度观望我自己的这个舞台。哪怕只出去一次，

我肯定能瞧见伊万把柴火放进笼子底部的炉灶，从我平时待的位置看不到那东西。我还会看见放在稍远处的黑色唱机，上面伸出硕大的郁金香。当笼子的地板开始发烫，伊万把唱针放在唱片上。铜管乐从机器里响起，划破空气。手心的疼痛让我站了起来。这样的情形每天继续，所以我只要一听到铜管乐就会站起来。我当时并没有“站立”的概念，但只要采取那个姿势，我就不会痛，伊万把棍子向上一挥，喊道：“站起来！”这些一起烙印在我的头脑里。就这样，我逐渐学会了伊万的语言。“站起来！”“真好吃！”“再来一次！”现在想来，那个紧贴在我后脚上的怪东西大概是隔热的鞋子。所以只要我用后肢站立，在地板发烫的时候也不会难受。我听到铜管乐便站起来，暂时保持平衡。这时，伊万喊了声“方糖”，把一个东西塞进我的嘴里。名叫“方糖”的东西是我听见铜管乐站起来的结果，是融化在舌头上的快乐的名字。写到这里，伊万不知何时站在我的身旁，凑过来看我写下的内容。“你还好吗？”我想问他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做了几次深呼吸，伊万的身影消失了，紧接着，怀旧的温暖和火烧火燎的痛楚一齐逼向心口，使我呼吸困难。我写了伊万的事，在我心中本已死去的伊万因此重新活了过来。一阵难受，就好像胸口被狠狠攥住似的，要是能大口喝下冰凉透彻的神圣液体，那种难熬的感觉似乎就会缓解消散。高级伏特加用作用出口赚取外汇，不容易弄到，但我住的旧公寓有位管理员大婶，她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人脉，曾经从别处搞了点伏特加回来藏着。我出门下楼，问大婶：“有伏特加吗？”她那张五官酷似楔形文字的脸漾起笑容，问我：“你弄到那个啦？”说着，她让人不快地搓动食指中指和拇指。我神色一僵：“我没有外币。”我直截了当地用“外币”称呼她那猥亵又愉悦的秘密，大概让大婶不高兴了，她猛地别过脸。要继续谈话，我得设法从闹别扭的大婶那儿引回注意力。“大婶，你换了发型，挺衬的。”“我那是睡觉压的。”“你还穿了新鞋。”“啊，你说鞋子？你可真细心。这不是新鞋，是亲戚给的。我不惜恭维她，继续东拉西扯，至少我的心意算是传达过去了，大婶瞪我一眼，回到刚才的话题。“你平时不怎么喝酒吧？怎么突然说要伏特加？”“我想起小时候的事，喘不上气。”“想起讨厌的事了？”“那倒不是，我也不清楚算不算讨厌，可是确实难受。”“想忘记什么的时候不能喝酒。要是在这种时候喝酒，会染上酒精中毒，然后变成楼上的当官的那样。”听到她的话，我想起成年人的体重砸在石板路上的响声，不由一寒。“如果你想忘记什么，写日记就行了嘛。”没想到大婶说出一句文化人的台词，我吃惊地追问，原来她上周刚读过《蜻蛉日记》[1]。这本书前一阵出了俄语的译本，不知印了几万册，据说在正式发售前就已售罄。大婶得意地说，她有关系，所以弄到一册。“你也下决心写就是了。”“可日记写的是当天发生的事吧？我想写的是过去的回忆。我想通过书写，把记不清的事回想起来。”听到我的话，管理员大婶回答得极其干脆利落：“那就别写日记，写自传好了。”

[1] 日本平安时代的女子日记，由女和歌诗人藤原道纲母（936-995）在954-974年间的日记构成。

我离开华丽的马戏舞台，转而参加各种会议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当我作为马戏团之花处于舞台生涯的顶点的时候，有一支古巴的舞蹈团来访，和我们团合作演出。一开始由两个团分别展示自己的节目，预定将轮番上场，弄成并列合作的形式。可我对中南美洲的舞蹈一见钟情，想在自己的节目也呈现他们的舞蹈动作，开始为此做高强度的练习。这下坏了事。可能因为剧烈扭腰跳舞的缘故，我的膝盖开始作痛，从此没法上台。按正常情况，我将被射杀，幸运的是，我从此转到了管理岗位。我从未想过自己竟然适合事务性的工作，头头们果然有看人的眼光。我具有天生的办事能力，能立即区分请愿书是否重要；就算没有表，我也能做到守时；而且我有一种计算能力，不用看数字，只看人的脸就能给出预算；不管计划本身多么不可行，我都擅长把它解释得浅显易懂，说服相关人员。有很多我能胜任的工作。准备芭蕾舞团和马戏团的海外公演、外包广告、招募新人、制作文件，而我最主要的工作则是开会。我对这样的生活并无不满，但自打我开始写自传，开会就成了一件讨厌的事。我在家对着书桌舔铅笔，很想就这么一直舔下去。……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这部小说超越了种族和叙事的限制，幻想和现实并存，其深度和自由让人再一次深深折服。
——《读卖新闻》川上未映子 当语言栖息在熊的健康体魄中，世界会呈现怎样的表情呢？...
...悠然的空想和尖锐的批判精神浑然一体，诞生出富有魅力的杰作。 ——《东京新闻》野崎欢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编辑推荐

定居于现实与非现实交界处的女作家代表之作，第64届野间文艺奖获奖作品，中文版首次推出。杰出的旅欧日本女作家多和田叶子倾情创作，以细腻独特的笔触引领我们步入一个魔幻的异动世界：一场奇异的命运之旅，冰雪世界的传奇物语；“熊”生百态，触摸灵魂边界；异质叙述，超越生命之吊诡。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有点乏味。。。
- 2、多和田叶子的好，读过才会懂。期待正式上架。
- 3、忍不住推演熊族的世代、“移民”的轨迹，顺便思考一下“退化论”。感觉上，作者试图以北极熊为主角，代入铁幕后的国家、略带魔幻色彩的马戏团，以及克努特的故事，但再三努力均难以为继，于是便将三者勉强拼了起来。从这个角度说，“雪的练习生”这个书名倒取得恰如其分。
- 4、这本书真是太神奇了
- 5、好晦涩托它的福 北极熊可以从童话list上被移走了
- 6、盖普眼中的世界+动物庄园
- 7、一时间我在动物的身份和人的身份之间穿梭，于是就于是就穿越了。。。。。
- 8、年轻人写的，但是有看头
- 9、朋友推荐一直放在wishlist上的书，非常喜欢，从容节制的叙事，娓娓细腻的内心刻画，偶尔的幽默俏皮和缠绵不去的忧伤，却是糅杂了众多严肃沉重的社会议题，让人深思
- 10、是一部具有国际视角的作品，从北极熊的视角审视前苏联、德国等社会问题，值得一读。
- 11、不太像日本作家，更多俄罗斯文学的脉络。
- 12、前面两部分喜欢 第三部分读不下去
- 13、(上图借书)看着封面挺童话但其实挺严肃有点深度的一本书。似乎我的评分有些另类，但确实不太好看勉强读完。刚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像学卡夫卡，但很多映射的东西比较牵强文字也一般，没有引起多大共鸣和感触。Ps因为前老大和柏林动物园的克鲁特北极熊合过影，对这只熊还挺有印象的。
- 14、一直想要再读一遍，具体情节记不清了。但是觉得语言好美好美，像诗歌一样。后来发现作者原来就是写诗的。
- 15、要与自然和谐相处
- 16、第一次看到腰封可以顺便登启示，封面很可爱，作者待寻~~
- 17、实际得分应该给两星半吧。本书由三个故事组成，第一个好看（？怎么没有结尾？），第二个平淡（有点摸清作者的调调了），第三个看都不想看了（怎么又是新的名字，新的故事？！怒！）
- 18、多和田叶子的写作通过北极熊的‘熊生’痛快淋漓地展现了人世的种种，将历史和现实串联在一起，让人心醉神迷，其独特的华彩让人体会到无尽的快感，并为之叹息，这是一次最棒的读书体验。

——《京都

章节试读

1、《雪的练习生》的笔记-第1页

有一次，管理员大婶的女儿带了她年幼的孩子来玩，我去了管理员的房间，正好撞见那孩子让母亲看她刚拉在马桶里的热乎乎的茶色的一团。我当时吃了一惊，现在却理解了那孩子的心情。对孩子来说，排泄物是唯一一件不借他人之手由自己独立完成的产物，自然会为此自豪。

摘下的叶子，挖出来的根，从树上掉落的苹果。我知道世上有些生物喜欢吃这一类的东西。可是诸如涂在脸上的油。涂在指甲上的颜色、挖鼻孔的小棍。特意用来装反正要扔的东西的袋子、擦屁股的纸、用来放食物并且吃完后扔掉的圆形纸、孩子练习用的画有熊猫的本子，这些东西的构想稀奇古怪，而且都散发着讨厌的怪味儿，我摸了之后开始手痒。

沃尔夫冈的口吻带着谎言的气味。谎言有各种各样的气味，他的是这一种：他仅仅是在重复意见不合的上司给他的吩咐，并没有表达他自己的想法。沃尔夫冈说了谎，可他毕竟太嫩了。我从气味就能知道，他几乎就是个孩子。我开玩笑地冲过去推他，他一把揪住我，撅起嘴说：“你别这样。”我小心地把他推到一旁，没怎么使劲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开心心地玩闹了一会儿，谎言的气味从沃尔夫冈的身上消失了。

熊妈妈的声音很可怕。我知道她不会伤害我，但我还是怕。人有时候也会用可怕的声音吼我。发出的一连串的单词其实是吼声，听的一方也听见吼声而不是语言，于是吼回去。

新闻记者闯进演员休息室，满面红光地说：“小个子年轻姑娘随意驱使好几头大型猛兽，真厉害。”原来如此，在别人的眼中，我是“小个子年轻姑娘”。这种看法仿佛理所当然，可我压根儿没这种意识。当我看到新闻标题写着“随意操纵猛兽的美女”时，“猛兽”一词让我有强烈的不协调感，很久以来我甚至忘了还有这么个词。

色情只存在于成年人的头脑中。

说着，毛茸茸的强有力的胳膊抱起这个身体，举到胡子的位置。胡子中间有块湿漉漉的红肉，那块肉随着说话声翕动着。“你想到箱子外面？你看，出来啦。怎么样？到外面有什么感想？”有一个叫做“外面”的空间，这地方真好。

新来的男人的手指长极了，但他却用棍子让手指变得更长，喀喀地做事。手指到底要长到多长他才会满足？说起来，马蒂亚斯的手指也长极了，可他在搅奶的时候会用金属棍让自己长得过头的手指进一步延长。他们是喜欢延长手指的指延长类动物。

如果推的是马蒂亚斯的手，他会使劲推回来，还会抓住克努特的胸口，把克努特转一圈扔出去。克里斯蒂安不和克努特玩，但如果推他，他会推回来，如果咬他，他会生气。没有任何反应的布偶真是个无聊之极的家伙！无聊，就是无可排解，是寂寞，也就是孤独。克努特问布偶，你这家伙就只是软绵绵的，半声都不吭，你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？布偶没有回答。真是个无趣的家伙。

《雪的练习生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